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W. Yeats

叶芝诗选

英汉对照

S E L E C T E D

(爱尔兰) 叶芝 著 袁可嘉 译

P O E M S O F

WILLIAM

BUTLER YEAT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叶芝诗选

英汉对照

S E L E C T E D

(爱尔兰) 叶 芝 著 袁可嘉 译

P O E M S O F

WILLIAM

BUTLER YEAT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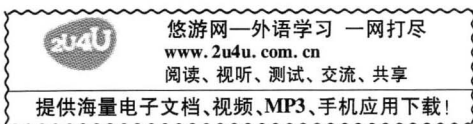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芝诗选: 英汉对照/(爱尔兰)叶芝(Yeats, W. B.)著; 袁可嘉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书名原文: Selected Poems of William Butler
ISBN 978-7-5135-2397-4

I. ①叶… II. ①叶… ②袁…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诗集—爱尔兰—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8421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系列策划: 吴 浩

责任编辑: 易 璐

执行编辑: 付 帅

装帧设计: 赵 欣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2397-4

定 价: 260.00 元 (全 11 册)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23970001

意切情深信达雅

——序《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上小学前，爷爷就教导我要爱劳动，爱念诗。“劳动”是让我拾粪、浇菜、割驴草……“诗”是学念他一生中读过的唯一“诗集”《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我还算听话，常下地帮着干零活，偶尔也念诗。上中学后喜出望外地得知，最早的诗歌便是俺乡下人干重活时有意无意发出的“哎哟、哎哟”之类的号子声。老师说，这是鲁迅先生发现的。后来糊里糊涂考进北大，便懵懵懂懂向冯至、李赋宁、闻家驷等老师学习一些欧洲国家的诗歌。

大约十二天前，我正准备出访东欧和中亚时，北大、北外、党校三重校友兼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示我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即将付印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写篇序言。基于上述背景，我竟不自量力，欣欣然应允，飞机起飞不久就边拜读边写体会了。

一看目录，我在万米高空立即激动不已。译者全是令我肃然起敬又感到亲切的名字。

冰心是我初中时代的“作家奶奶”，我工作后曾专门找借口去拜访她在福建的故居。袁可嘉半个世纪前应邀从南大到北大讲英国文学史，我是自己搬着凳子硬挤进去旁听的幸运学生之一。王佐良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教授英国诗歌的。同学们爱听他的课，他大段引用原文从不看讲稿，我们常觉得他的汉语译文会比原文更精彩……穆旦、屠岸、江枫、杨德豫等我未曾有幸当面请教，从他们的作品中却受益良多，感激恨晚。

前辈翻译家们追求“信、达、雅”。落实这“三字经”却并非易事。

第一，在丰富多彩、良莠不齐的英文诗林中，译者要有足够高的先进理念和真知灼见去发现和选择思想水平高的作品。国产千里马尚需伯乐去认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诗就更需要了。看诗的高下、文野，境界和情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诗经》历久不衰，首先因为里面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样政治上合民心的诗句，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传递真情的佳句。这套诗集选了许多跨世纪思想性极强的好诗。如雪莱《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的警句：“国王、教士与政客们摧毁了人类之花，当它还只是柔嫩的蓓蕾……”今天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如莎士比亚在其第107号十四行诗中将与和平与橄榄树的葱郁有机相连，上承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和为贵”的真谛，下接联合国大会此时此刻的紧急议题。这样的诗自然有人爱，有人信。

第二，诗源于生活。诗作者和译者都最好与百姓血肉相连。马克思曾与诗友调侃：诗人也得吃饭，别奢望写诗写饿了上帝会把盛着面包的篮子从天堂递下来。这套诗选中有许多生活气息浓醇、情意真切的诗。如出身佃农的彭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写的政治讽刺诗：“我赞美主的威力无边！主将千万人丢在黑暗的深渊……”，“……阔人们日子过得真舒泰，穷人们活得比鬼还要坏！”，“……有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有的大谎还没有见于笔端。”写实和预言都相当准确。

第三，译文要忠实于原作，自身又要通畅、简洁、优美。这套诗集中，英文原作都是名符其实的经典。读诗最好读原文，但世界上大约有三千种语言，一个人会用来读诗的语言肯定少得可怜。为开阔视野、加强交流、增进友谊，读外国诗大多还得靠翻译。这套诗选中的译者都治学严谨，都酷爱祖国和外国优秀文化，译文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杰出成果。他们把拜伦的奔放、纪伯伦的靓丽、济慈的端庄、布莱克的纯真、华兹华斯的素净、叶芝的淡定、狄金森和

弗罗斯特的质朴译得惟妙惟肖。读这样的译作，哲学上可受启迪，美学上可得滋润。这有益于读者的身心健康，能满足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为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讨提供方便。

不妨说，这套诗集中外皆宜，老少咸宜，会书中两种语文或其中一种的人皆宜。

李肇星

2011年9月14日至25日自乌兰巴托（意为“红色勇士”）上空经莫斯科、明斯克（“交易地”）、塔什干（“石头城”）飞阿拉木图（“苹果城”）途中。

译 序

威廉·勃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是爱尔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 也是 20 世纪英语诗坛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他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而又富于启发意义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 他从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出发, 历尽艰苦的探索, 在晚年终于登上诗的高峰。他紧紧拥抱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 不断吸收民间和国外的优秀诗艺, 刷新自己的创作方法, 最终以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化、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的巧妙结合, 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卓越诗篇, 以及出色的诗论和几十出诗剧, 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

译
序



1

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 (1885—1899)

叶芝于 1865 年 6 月 13 日出生于爱尔兰首都柏林一个肖像画家的家庭。他儿童时代, 就从家乡的农民和水手口中听到过无数民间故事, 可说从小就接触到爱尔兰的民间文学传统。同时, 父亲又引导他阅读英国古典文学, 如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在中学时代曾学了两年绘画, 不久就放弃画事, 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立志当一个大诗人。1888 年, 叶芝编写了《民间传说故事集》, 后来又研究爱尔兰神话和历史, 使它们成为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 (即芬尼亚运动) 逐步高涨, 这个运动的领袖之一约翰·奥利瑞在被监禁 5 年、流放



15年之后，于1885年回到都柏林。叶芝是奥利瑞的崇拜者，在1886年初识奥利瑞以后，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叶芝承认是通过奥利瑞，“我才找到了创作主题”，即古代爱尔兰的神话传说——它们代表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讲话。叶芝第一部重要作品《奥辛漫游记及其它》（1889）描写一个姑娘（爱尔兰）被魔鬼（英格兰）所俘获，奥辛为她的解放奋战了一百年，表现出诗人对爱尔兰民族文化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热爱和向往。1891年，叶芝创办了伦敦爱尔兰文艺协会，次年又在都柏林建立民族文艺协会。他号召回到古代爱尔兰的传奇和神话中去，寻找库胡林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建立一个美好统一的国家。叶芝强调取材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生活，“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建立在古老的爱尔兰文学上的……古老的爱尔兰文学成了我一生想象力的主要启发”（1923年叶芝在爱尔兰上议院的讲话）。

19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和欧洲唯美主义盛行，叶芝也受到影响。叶芝和他的诗友们在1891年和1892年建立的“诗人俱乐部”和“爱尔兰文艺协会”，一方面通过戏剧、音乐、民歌、语言创造出一个民族实体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带有唯美主义色彩，表现出世纪末的悲哀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叶芝的早期创作中就有把古代爱尔兰理想化而脱离现实社会的两种并存的倾向，《被盗的孩子》召唤人们和神仙一道逃向仙境，“因世界充满泪水非你能知晓”。著名的《茵纳斯弗利岛》表明他厌恶都市社会的不协调，希望远离现实去湖中岛上过隐居生活。《快乐的牧人之歌》认为“只有你心中存在真理”，万物皆空，“唯有词章真正美丽”。叶芝自己后来在给拉塞尔的一封信中说，他的早期诗歌“有一种夸大了的伤感，一种多愁善感的美，现在我认为这是懦弱的”。

1889年对叶芝具有重要意义。这年的1月30日他会见了毛特·冈，一位毕生献身民族自治运动、丰姿绰约的女活动家，使叶芝深陷情网长达15年不能自拔。这场持久的苦恋伤透了诗人的心，却使他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章，如著名的《当你老了》。叶芝的情



诗包含许多不同时期的情绪状态，如初恋时的狂热、中期的自责到后期的体谅理解，真挚而深刻，有感情也有智慧，是他抒情诗中数量大、质量高的部分。叶芝爱母及女，在遭到毛特·冈的几次拒绝后，又向其养女伊瑟尔德求婚，又遭到对方的两次拒绝，迟至1917年叶芝才与乔治·海德—李斯结婚，时已52岁。

叶芝不曾获得毛特·冈的爱，却得到了诗和别的益处。这位女革命家还推动叶芝参加群众集会和现实斗争。他在1892年发表的《致未来爱尔兰》中表明他和历史上爱国的民族主义诗人是站在一起的，“要为抚慰爱尔兰的伤痛而歌唱”。

1894年，叶芝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他的诗名大振。1896年，他参加爱尔兰共和国革命组织，但他反对暴力革命，自称决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者”，他主要是在文化、文学活动方面支持独立运动。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900—1914）

本世纪初，爱尔兰在新芬党领导下，开展了要求脱离英帝国统治、实现民族自治的运动。叶芝与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在1904年创办了阿贝剧院，自己出任院长，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这个后来被称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运动有维护民族文化和语言、描绘农民生活的一面，是自治运动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反映。叶芝自己写过几十出诗剧，专为毛特·冈而写的《胡拉罕的凯瑟琳》通过一个妇女号召人民参加民族斗争的故事表达了爱国主义精神。1896年，叶芝在巴黎会见穷愁潦倒的约翰·辛格，力劝他回到爱尔兰的阿兰群岛生活和创作，使他成为现代爱尔兰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

叶芝这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发表演说，并主持剧院工作。社会实践和庞德的劝告使他的诗风为之一变，从早期虚幻朦胧的境地



走向坚实明朗的世界，写出了不少佳作。现实主义的因素大大加强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却还保持着，只是洗脱了原先的浮泛含混的弊病，而与写实手法结合了起来，先前的梦呓式语言为明确具体的日常口语所代替了。这时他写下的情诗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味儿的了。例如《没有第二个特洛伊》（1910），抒写的还是那个令他心碎的毛特·冈，但他用的是冷静、平实的口吻，理解对方的性格，体谅对方的难处，而不是昔日虚幻、朦胧、唉声叹气、自作多情的味道。语言上再也没有风花雪月那一套，形象上增加了新奇有力的因素，如说毛特的崇高信仰“单纯得像火一样”，“又像拉紧了弓那样美貌”，叶芝从唯美派走向了现代派。对于这一诗风的转变，叶芝自己也有所记载，如《一件外套》（1914）中他说要脱掉那“缀满锦绣珠宝”的外套，“赤裸着身子走路了”。他努力使诗的语言与热情洋溢、正常的语言相一致，这就给他的诗带来了极大的真实性和力量。

攀登诗艺的顶峰（1914—1928）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1916年复活节起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两派教徒之间的内战（1922—1923）——这些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进一步推动他的诗作向广阔纵深处拓展。这时他已是英语诗坛上的知名人物了。1914年，他应邀赴北美讲学，同年发表诗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22年，出任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接受都柏林两所著名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12月12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颁发的奖状中说叶芝写出了“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并以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这话大体上是允当的。

这个时期，叶芝写出了许多名篇佳作，如《柯尔庄园的野天



鹅》、《驶向拜占庭》、《丽达和天鹅》和《在学童中间》等等。1916年4月24日的复活节起义是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参与其事的有不少是叶芝的朋友，包括他追求多年的毛特·冈。当时叶芝并不在都柏林。起义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5月间，15名起义领导人（包括毛特·冈已分居的丈夫），被处极刑。这件事，论公论私，都使叶芝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他在著名诗篇《1916年复活节》中欢呼，“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怖的美已经诞生”。他虽仍寄幻想于英方的妥协，怀疑这种牺牲是否必要，但对起义壮举还是作了肯定，赞美烈士们的英雄行为改变了死气沉沉的爱尔兰社会，带来了一种“可怖的美”。

叶芝的世界观是很复杂的。他对新柏拉图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都深感兴趣。1925年初版的《幻象》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循环的理论以及印度教的灵魂转世说。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锥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反旋锥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交错渗透构成的，已经有了两千年历史的西方文明，如今气数已尽，将在不久为一种狂暴粗野的文明所替代，二百年后再转变为另一种贵族文明。他这种历史观点可以说是机械的循环论，承认变化，不承认螺旋式的推进。他对贵族文化的崇拜也杂有片面的理解。他从艺术家的需要出发，认为只有贵族阶级拥有财富，深明礼仪，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使艺术家有闲暇来创造艺术，使人民有知识来欣赏艺术。这种观点使叶芝在作品中屡屡歌颂以中古拜占庭为代表的贵族文明，认为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庭王朝（527—565），精神与特质、文艺与政教、个人与社会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著名的姐妹诗篇《驶向拜占庭》和《拜占庭》从一个角度要求摆脱物欲和时间的限制，通过净化，走向理性和不朽。这时叶芝的诗歌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把抽象观念和丰富的形象结合起来，使诗作包含多层次的涵义，语言雄辩有力，这就是一种后期象征主义或正统现代主义的诗了。在《驶向拜占庭》中，主要象征体是拜占庭，涵义复杂已如上述，每诗段又

各有辅助形象，如第一段中以各类生物（鸟类、鲑鱼、鲭鱼）象征物欲和暂存的世界；第二段以老年人歌吟人世破烂的衣裳（有限的生命）与音乐院校诵吟里程碑作品（不朽的艺术）相对照；第三段以教堂镶嵌砖上的圣徒形象（不朽的人物和艺术）与自己“迷于六欲七情”的心灵相烘托；第四段总结全诗，提出超脱自然，臻于不朽的愿望（金鸟）都明确硬朗，而且涵义深远，不再是浪漫派末流的虚幻朦胧、松散模糊的形象。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叶芝诗艺的推进实际上是一场艺术革新运动，从唯美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更好地体现了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返璞归真：对生活的最终肯定

一生诗艺的最后闪光

译
序



叶芝早期的诗歌，由于失恋和对工业社会的不满，也由于世纪末唯美主义思潮的感染，是有脱离现实和生活的倾向的；过多的哀怨和眼泪冲淡了生活的光辉。进入本世纪以后，经历过社会活动 and 艺术实践的考验，他日益肯定生活和现实的意义。在他最后的十年中，他摆脱了象征主义的繁复，转而追求“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向传统歌谣的单纯学习，终于登上返璞归真的更高境界，但那是现代化的歌谣，而非中古时代的牧歌。此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耳朵也开始聋了，疾病增多加剧。但这位银发满头、年逾七旬的老诗翁愈老迈，愈爱生活，愈加颂扬人情世俗，诗歌风格愈简洁粗放，语言愈斩钉截铁，对于歌谣重唱句的应用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也有一些真挚的怀旧之作，如《重访市立美术馆》和《马戏团驯兽的逃遁》等。著名作品《天青石雕》认为时间虽然破坏一切，包括艺术品，但一切又会被人们重建，而重建的人们是快乐的，因此悲剧也是欢乐。

叶芝晚年的诗是乐观的、明朗的、雄辩的。《本·布尔本山下》虽不是他最后的绝唱，但因带有遗嘱的性质，它总排在诗集的最后：

爱尔兰诗人们要学好本领，
只把制作精美的歌唱吟，
蔑视正在涌现的那种
从头到脚不成样子的作品，
他们数典忘祖的头脑心灵
是卑劣床榻的卑劣产品。
歌咏农民和拼命
骑马奔驰的乡村士绅，
歌咏神圣的僧人
和饮酒者的狂笑豪情；
把欢乐的老爷太太歌咏，
他们已被埋入土中
长达七个英雄的世纪；
用过去的模子来铸造自己
使未来时代的我们这些人
依然是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

在本·布尔本秃山下面，
叶芝在鼓崖坟地安眠。
许多年前，他的祖先
曾经是牧师，教堂在近边，
路旁还有古老十字架。
不要大理石，不用俗套话，
在当地采来的石碑上方，
他嘱咐把这些话刻上：

冷眼看待
生与死
骑士们，前进！

译
序



VII

1939年1月18日，叶芝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3岁。1月31日，他的遗体被葬于法国居山面海的罗盖勃罗纳的墓地，在场的仅有他夫人等寥寥数人。24小时后，来了一个迟到的也是唯一的花圈，那是叶芝的同乡、著名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送来的。1948年，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叶芝的灵柩被驱逐舰护送到故乡，安葬于斯拉哥的鼓崖陵园，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撰就的雄壮诗行。

不但骑士们要继续前进，英国现代诗歌，由于叶芝为首的一群诗人的努力，也从唯美主义向现代主义跨进了一大步，这个事件的巨大历史意义已经载入爱尔兰、英国、欧洲以至全世界的诗歌史中。就在相隔遥远的中国，叶芝也对一部分诗人（如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诗人”）产生过影响。叶芝的诗作正在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喜爱。

这个译本是根据麦克米兰公司1985年出版的《威·勃·叶芝诗结集》选译而成的。注释部分曾参考傅浩同志编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谨此致谢。

译
序



袁可嘉

2004年1月

于纽约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傅浩研究员为本书编选篇目，袁晓敏女士对编辑工作给予了热心指导，特此一并感谢。——编者



Table of Contents

译 序 1

The Song of the Happy Shepherd 2 3 快乐的牧人之歌

The Stolen Child 8 9 被盗的孩子

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s 14 15 柳园里

From Crossways (1889)

以上选自《十字路口》
(1889)

To the Rose upon the Rood of Time 16 17 致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20 21 茵纳斯弗利岛

When You are Old 22 23 当你老了

The White Birds 24 25 白 鸟

To Ireland in the Coming Times 26 27 致未来爱尔兰

From Rose (1893)

以上选自《玫瑰》(1893)

The Lover Tells of the Rose in his Heart 30 31 情人诉说他心中的玫瑰

Into the Twilight 32 33 进入曙光来

The Song of Wandering Aengus 34 35 安格斯漫游歌

He Tells of the Perfect Beauty 38 39 他诉说十全的美

The Fiddler of Dooney 40	41 杜纳的琴手
<u>From <i>The Wind among the Reeds</i> (1899)</u>	<u>以上选自《芦苇丛中的风》 (1899)</u>
The Arrow 42	43 箭
Adam's Curse 44	45 亚当的恶运
O do not Love Too Long 48	49 噢, 别爱太久
<u>From <i>In the Seven Woods</i> (1904)</u>	<u>以上选自《七片树林中》 (1904)</u>
A Woman Homer Sung 50	51 一个荷马讴歌的女人
No Second Troy 52	53 没有第二个特洛伊
All Things can Tempt Me 54	55 什么都可诱使我
Brown Penny 56	57 铜便士
<u>From <i>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i> (1910)</u>	<u>以上选自《绿色头盔及其他》 (1910)</u>
September 1913 58	59 1913年9月
Beggar to Beggar Cried 62	63 乞儿向丐儿呼叫
Fallen Majesty 64	65 沦落的女王
<u>From <i>Responsibilities</i> (1914)</u>	<u>以上选自《责任》(1914)</u>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66	67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
A Song 70	71 歌
The Scholars 72	73 学者
On Woman 74	75 论女人
The Fisherman 78	79 渔翁
Her Praise 82	83 对她的赞美
A Deep-sworn Vow 84	85 重誓
<u>From <i>The Wild Swans at Coole</i> (1919)</u>	<u>以上选自《柯尔庄园的野 天鹅》(1919)</u>

Easter 1916 86	87 1916年复活节
Towards Break of Day 94	95 天亮之隙
The Second Coming 98	99 基督重临
A Prayer for my Daughter 102	103 为吾女祈祷
<u>From 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1921)</u>	<u>以上选自《迈克尔·罗伯蒂 斯及舞者》(1921)</u>
Sailing to Byzantium 110	111 驶向拜占庭
The Tower 114	115 塔 楼
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 130	131 内战时期的沉思
Leda and the Swan 148	149 丽达和天鹅
Among School Children 150	151 在学童中间
A Man Young and Old 158	159 一个男人: 青年和老年
<u>From The Tower (1928)</u>	<u>以上选自《塔楼》(1928)</u>
Spilt Milk 172	173 撒了的奶
Coole Park and Ballylee, 1931 174	175 柯尔庄园和贝列里, 1931年
Byzantium 178	179 拜占庭
Vacillation 182	183 摇 摆
Words for Music Perhaps 192	193 也许可谱曲的歌词(选段)
A Woman Young and Old 216	217 一个女人: 青年和老年(选段)
<u>From The Winding Stair and Other Poems (1933)</u>	<u>以上选自《旋梯及其他》 (1933)</u>
The Gyres 224	225 旋锥体
Lapis Lazuli 228	229 天青石雕
The Spur 234	235 激 刺
Those Images 236	237 那样的意象
The Municipal Gallery Revisited 238	239 重访市立美术馆